



花田少女

◎李斌

外孙出题考外公

◎史国华

今年春节,女儿女婿及两个小外孙邀我与夫人去山西游玩。到达太原后,我们第一站便去太原植物园参观。

植物园内生长着很多珍稀的、有观赏性的特色植物,导游陪着两个小外孙边看边讲解:灰绿色的翅果油树、红豆杉,还有盘根错节的大乔木……导游讲得有声有色,小哥俩听得津津有味。

大宝已上初一,二宝刚读一年级,平时作业不算多,每天放学后就学习打羽毛球,睡觉前还要看画册,因识字不多,遇到不懂的就问这问那,还常拉着我讲故事,记忆力特好。

周末,女儿把一盆蝴蝶兰摆在在电视机旁,客厅里顿感活力满满,赏心悦目。吃晚饭时,二宝突然向我提问:“外公,蝴蝶兰属于五树六花吗?”

我对植物知识比较匮乏,愣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:“什么五树六花?”二宝认真说道:“就是春节在植物园导游阿姨讲的,菩提树是五树六花。”这下可把我问住了:“外公确实不知道。”

看着二宝得意地坏笑,我迅速转移了话题:“外公要好好学习,活到老学到老。”二宝吃了一口饭,喃喃说道:“我也要好好学习。”

心窗
片羽走马
天下

三星堆:穿越时光的心灵对话

◎袁金泉

春寒料峭,踏入四川广汉,寒风中仿佛有泥土的厚重裹挟而来。站在三星堆博物馆前,眼前的建筑仿佛一块历经岁月雕琢的青铜残片,在苍穹下沉默伫立,檐角绿色青铜人像的两只手搭在屋檐墙上,散发着神秘的气息。怀着对古蜀文明的无限憧憬与敬畏,我们终于走进了这片神秘的时空。

“沉睡数千年,一醒惊天下”。展厅墙壁上一行灯光映衬下的大字赫然映入眼帘。走进展厅,仿佛一脚迈进了时空的漩涡,古老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里宛如一个被岁月尘封的神话世界,墙壁上绘制着远古的神话故事,那些色彩虽历经时光洗礼,却依旧鲜艳夺目,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,神秘的文化深深震撼着我。

边走边看,来到一尊尊造型奇特的青铜器面具展品前,这些面具具有突出的双目、宽阔的额头、坚毅的嘴唇,每张面庞都超越了常人的比例,它不似凡人之貌,更像是神灵的化身,带着超脱尘世的气质,散发着威严而神秘的气息。它们或高悬于灯光墙,或陈列于展台上,灯光洒下,映出熠熠金光,仿佛远古的目光穿越时空,与我对视。尤其是一只巨大的方形青铜面具宽度则达到1.38米,双眼呈柱状突出,仿佛能洞察古今,分辨善恶。凝视它们,我的心中涌起无数疑问:三千多年前的古蜀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活?他们的信仰、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,又为何骤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?三星堆或许曾是古蜀王国的都城,而这些青铜器则是他们与

神灵沟通的媒介。

我闭上双眼,试图想象那个遥远的时代:祭祀的篝火熊熊燃烧,激昂的鼓声震彻天地,古蜀人身着华丽的羽饰,围绕着青铜神像,虔诚地献上他们的祈愿。他们的目光穿透烟火,望向未知的远方,或许正是这些神灵的面容给予了他们信仰的力量。

“外公,你看这个青铜人的瞳孔在发光。”在射灯的照耀下,一个青铜纵目面具的瞳孔忽然泛起微芒,仿佛古蜀国的巫师在浓雾中睁开了第三只眼。当那只圆滚滚的陶猪闯入视线时,小外孙表现出极大兴趣。这只陶猪因与游戏《愤怒的小鸟》里面的小猪颇为相似而走红网络,其实它是一个融玩偶和水器为一体的器物。外孙很喜欢这个陶猪,举起相机,“咔嚓”一声中把久远的文明定格。

远远地看见有一群人排着队,从一个夹缝中拍照。我们好奇地挤过去一瞧,原来通过夹缝能看到正前方有一个青铜大立人,这里是最佳的拍照位置。青铜大立人2.62米的身高将我们的影子压缩成史前岩画般的剪影。他手臂在胸前弯曲,抱成球状,那些三千年前的铸造气泡在射灯下仿佛仍在沸腾,让人叹为观止。而堪称独一无二旷世神品的铜器则是高达3.96米的青铜神树。只见青铜神树枝叶向四周伸展,金饰花纹在灯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神树顶端,一条青铜巨龙盘旋而下,静静地俯瞰着大地,悬铃木果实上的青铜神鸟振翅欲飞。“这棵树是连接天地的桥梁,成为镇馆

之宝。”导览员轻声说道,“古蜀人相信,通过它,人类的祈愿能够抵达天界,神灵的旨意也可传递至凡间。”听闻此言,我忆起儿时的一个梦境:梦中,我站在一棵参天巨树下,头顶枝叶繁茂,遮天蔽日,而树根则深深扎入大地的每一寸肌理。梦中的我,宛如迷失的旅人,试图攀爬树枝,却被浓重的迷雾阻挡了去路。那种渴望触碰却又无法触及的感觉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。或许,三星堆的神树亦是如此,它象征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不懈探索与向往。

沿着展厅继续前行,我看到了一根金杖,它被视作古蜀王权的象征。金杖上刻满了奇异的符号与动物图案,宛如一部尚未解读的神秘密码。它的主人或许曾是古蜀的一位王者,在这片土地上统治了数十载甚至数百年。站在金杖前,一幅画面在我脑海中浮现:那位王者身披金色长袍,手持权杖,屹立于祭坛之巅。朝阳将他的身影拉得修长,身后是跪地膜拜的臣民,而他的前方是通往神灵的道路。他的心中是否也曾有过恐惧与迷茫?在面对自然的变幻莫测与命运的不可预知时,他是否也会像我们一样仰望星空,祈求神灵的庇佑?

离开博物馆时,天空飘起了细雨。大门出口处路中央耸立着一尊巨大的青铜面具,它的目光深邃而悠远,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,与我深情对视。三星堆的秘密虽尚未完全解开,但它的故事就像这春雨绵绵不断,让我触摸到了历史的厚重脉搏,有了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
难忘的“大拇指”

◎康传广

这是28年前的事情了。

那一年,组织上委派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。这是镇上比较偏僻的村,也是出了名的经济薄弱村。刚上任,镇党委就要求我所在的村负责西北片生活改水,兴办自来水厂,负责三个村6000多村民的供水。我自然就是供水项目主要负责人。我和老书记一起,拿预算方案,找钻井队(那时还没有开始实施工程项目招投标)。

那年10月,我们选定了地址,和老书记以及村委会主任一起经过多轮询价,与钻井队老板谈成了打井价格,并草签了合同。那年年底,360米的深井顺利出水,全村98%的村民喝上了自来水。根据合同,我们要在年底结付打井的费用。

腊月的一天,我下班回家,爱人告诉我,今天有位打井的老板送来了5000元钱,说是拜托我把他们打井的费用结了。我立马对爱人板起脸,责怪爱人没有当场退给老板。说实话,28年前,5000元不是个小数目。那时,我刚刚建了两上两下的楼房,欠下了50000元巨债,日子相当难过。而面对5000元红包,我没有动心,深知收了这笔钱就是葬送我的政治生命,更是违法违纪。我深深记得,从机关刚下村报到工作时,老父亲对我千叮万嘱咐:不能贪集体的一分钱。于是,我拿起纸包,冒着严寒,骑着重庆80摩托,直奔我的前任老书记家,请老书记一同前往30公里外的打井老板家里。到了老板家,我说明了来意,把纸包递交到老板手上,并承诺他,近期可到村里结付打井的费用。

那一晚,我安安心心地睡了个觉。

没几天,在结付打井费用时,我提出,村里经济十分紧张,在总工程款中扣减5000元。老板被我说服,一下子减去6000元的费用。

转眼到了2012年,我因为工作变动,调到20公里外的乡镇分管农业农村工作,在食堂就餐时,碰到了这位老板,他是来镇上紫菜生产企业打井的,中午饭在我们机关食堂带伙。遇见他时,我都记不得他是哪里的、做什么的。他主动向我打招呼,说:“还记得15年前,我在你村里打过井的吗?你还去我家呢。”说着说着,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现在想来,这个“大拇指”是这位老板从内心深处发出的,是对我当时退掉5000元好处费的肯定。假如我那时“神不知鬼不觉”地把钱收下来,这位老板打心里会瞧不起我,更不可能见了面还主动跟我打招呼。在后来的多次场合,这位老板见到我一句话不说,只是下意识地向我竖起大拇指……

玉兰
一瓣